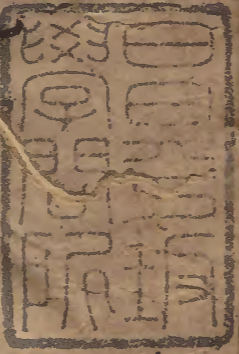


宋人小說 二十二

遊仙夢記
龍壽丹記
惠民藥局記
鬼國記
鬼國續記
海外怪洋記
閩海蠱毒記
福州猴王神記
鳴鶴山記

鸚歌傳
中山狼傳
欽蠶小龍記
西臺勸哭記
邢仙傳
蘓雲卿傳
辛謹傳
姚平仲小傳
洪壽傳



朱冲傳
王實之傳

內	開	文	庫
漢	三	三	三
書	一	一	一
類	六	六	六
	八	八	八
	二	二	二
	四	四	四
	七	七	七
	架	架	架

和書門	三	一	六	八
	一	四	二	八
	二	四	一	八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8
	冊數	24 (22)	
	函號	371	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遊仙夢記

宋 蘇轍述 陶宗儀輯



熙寧十年予在南京幕府四月一日以卧病方愈忽
忽不樂因起獨步于庭天清日高命僕曝書閑取山
海經隱几而誦不覺假寐夢薄遊一所樓觀巍然朱
碧晶熒叢以奇花香草襍以丹霞紫烟入其門登其
堂門之榜曰神府堂之榜曰朝真自堂趨殿殿名篆
體難識旋臨一閣閣名甚高不可辯左碧池右雕闌
中有一亭几案酒殽悉備九人聚坐其間所披鶴氅

或紫或白其冠或金或鹿皮或熊經烏伸或彈琴奕
棋懽笑語話視子自若子頗嫌其簡傲捨而出俄聞
招呼之聲回顧之一青鬟也謂曰君何人而到此奉
靈君之命有請引詣庭中一人云邀至預坐子辭不
獲輒廁其旁其一蒼頡白髮者問曰子塵中人邪曰
然曰何以至此曰信步而來其人笑曰非信步也豈
非心有所祈意有所感而然歟子曰此爲何所曰金
泉洞天也子曰孔孟之道心有所祈顏冉之學意有
所感若夫神仙之事了未嘗櫻慮而至于此者真信

步耳其人與之劇論儒老之同異遂及長生曰金丹
之術百數其要在神水華池玉女之術百數其要在
還精採氣馴致之久則自能脫百骸遺六腑如蝸甲
焉蟬蛻焉形貌有移而神烝無改若夫迷於煉石化
金感於金籙玉檢以求長生者非吾所謂道也子曰
世傳白日飛昇何邪曰其變靡常其化無方此又非
所以語子也言畢命酒同酌有抵掌而歌者曰紅塵
紛處兮人間世白雲深處兮神仙地仙家春色兮億
萬年蟠桃香煖兮雙鸞睡北看瀛洲兮咫尺門西顧

方壺兮三百里、逍遙無爲兮古洞天、洞天不老兮無人至、酒酣予求退、其人曰、盍少留以竟揮塵之樂乎、予曰、有生則不能無形、有形則不能無累、故物色之際、相仍而不停、憂患之來、有進而無已、其人曰、子知有形而不知所以有形、知有累而不知所以有累、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者、皆所以招之故也、予謝曰、謹受教、良久爲家人驚呼而寤、乃作遊仙記

龍壽丹記

宋 蔡襄撰 陶宗儀輯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爲秀州副僧正、因遊溫州鴈宕山、自大龍湫回、欲至瑞鹿院、見一人衣布襦行澗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疑其異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于石上、問其氏族、閭里、年齒、皆不答、鬚髮皓白、面色如少年、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天子、此藥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

龍壽丹記
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
壽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
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脩善業當免此患探囊
取一栢葉與之道親卽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
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疫兩
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
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
中爲雷電驅逐惶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
入京詣尚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爲狂人不受其獻

明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尋付內侍省問狀所以
遇對未數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勾當御藥院梁從政
持御香賜裝錢百千同道親乘驛詣鴈宕山求訪老
人不復見乃于初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謂輔
臣曰此但豫示服藥兆耳聞其藥至今在彰善閣當
時不曾進御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惠民藥局記

宋 沈括述 陶宗儀輯

和劑惠民藥局、當時制藥有官監造、有官監門、又有官藥、藥成分之內、外凡七局、出售則又各有監官、皆以選人經任者為之、謂之京局官、皆為異時朝士之儲、悉屬之太府寺、其藥價比之時直、損三之一、每歲糜戶部緡錢數十萬、朝廷舉以賞之、祖宗初制、可謂仁矣、然弊出百端、徃徃為諸吏藥生盜竊、至以樟腦、易片、腦、台、附、易、川、附、囊、纈、為姦、朝廷莫知之、亦不能

革也。凡一劑成，則又皆爲朝士及有力者所得，所謂惠民者，元未嘗分毫及民也。獨暑藥臘藥，分賜大臣及邊帥者，雖隸御藥，其實劑局之稍稍精緻，若至寶丹、紫雪膏之類，固非人間所可辨也。若夫和劑局方，乃當時精集諸家名方，凡經幾名醫之手，至提領以從官內臣參校，可謂精矣。然其間差舛者，亦似不少。且以牛黃清心丸一方言之，凡用藥二十九味，其間藥味寒熱訛雜，殊不可曉。嘗見一名醫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黃而止。白乾山藥以後，凡二十一味，乃補虛名。中山芋丸，當時不知緣故，誤寫在此方之後。因循不曾改正，余因其說而攷之，信然。凡此之類，當必多有之，信乎誤註本草非細故也。

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儈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有餘年累費千萬淳熙中遇盜於鯨波中一行盡遭害楊偶先墜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沉浮自分必死經兩日漂至一島捨而登嶼信脚行俄入一洞其中男女雜沓爭來聚觀大抵多裸形而聲音可辨認一婦人若最尊者稱為鬼國母侍衛頗衆駭曰此間似有生人氣遣小鬟出探則見楊遽走報母令引當前問

鬼國記

宋 洪邁述 陶宗儀輯

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儈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有餘年累費千萬淳熙中遇盜於鯨波中一行盡遭害楊偶先墜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沉浮自分必死經兩日漂至一島捨而登嶼信脚行俄入一洞其中男女雜沓爭來聚觀大抵多裸形而聲音可辨認一婦人若最尊者稱為鬼國母侍衛頗衆駭曰此間似有生人氣遣小鬟出探則見楊遽走報母令引當前問

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許可脫姑委命逃生應
曰願住母卽分付髮爲治一室而使爲夫婦約僅二
年久飲食起居與世間無異嘗有駛卒持書至曰真
仙邀迎國母請赴瓊室卽命而出自此旬日或一月
必往其衆悉從楊獨處洞中他日言於母乞侍行母
曰汝是凡人欲去不得如是者累累致懇忽許之飄
然履虛如躡烟雲至一館宇優樂盤殺極爲豐潔主
者占位而坐鬼母導楊伏於卓幃戒以屏息勿動移
時宴罷乃焚燒楮鏹漸次聞人哭聲審聽之蓋其妻

子與姻戚也楊從卓下出喚家人名皆以爲鬼物交
口唾罵唯妻泣曰汝沒於大海杳無消息當時發喪
行服招魂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做道場追薦何
得在此莫是別有強魂附託邪楊曰我真是人元不
曾死具道所值遇曲折方信爲然鬼母在外招喚繼
以怒罵然不能相近少頃寂然楊氏呼醫用藥調補
幾歲顏狀始復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鬼國續記

宋 洪邁述 陶宗儀輯

福州福清海商楊氏父子三人同溺於大洋共附一木遂漂墜鬼國中烟火聚落悉如人世但其人形軀枯悴生理窮窶每相報云去某州某縣赴法會則各有喜色往往盡室以行大率醉歸挾餘饌分餉三楊賴以充饑或數日不值枵腹竟夕居數年不堪鬼氣薰蒸父兄皆死唯幼子存一日見飛符使者從天而下訪問此子衆鬼謀曰使去則不可若不去又已有

他姓名將奈之何。或曰：令隨隊而行，亦可戒楊瞋目，勿開。既登塗，耳畔聞風雨波濤之聲，甚厲。良久，脚履平地，見僧振鈴咒食，衆合掌盡入。引楊生蔽身大樹之上，時持食物出餽。忽鈴羣誦大悲咒，楊少年時能之，自墮異域，已廢亡。一聽其聲，便能憶，亦隨口持諷。鬼不復相親，會散掃跡。楊彷徨到曉，往來見者指爲猿獠，乃下樹與人說本末。始認得夜來法席，正其家也。楊氏一門且疑且畏，妻亦不敢深相認識。經日驗其無他，方悲泣存問，積久漸復人色。

鬼方爲南獠而此若實有其地，恐亦齊諧志怪之
寓託耶

海外怪洋記

宋 洪芻撰 陶宗儀輯

大觀中廣南有海賈使帆風逆飄至一所舟中一客
 老於海道起四顧變色語眾曰此海外怪洋我昔年
 飄泛至此百怪出沒幾喪厥生今不幸再來性命未
 可知也至日沒天水皆黃濁有獨山峙水中央山巔
 大石崩巨聲振厲激水高丈餘黑雲亘山橫起雲中
 兩朱塔隱隱然有光老者趣移舟曰是龍怪也令眾
 持弓矢滿引鳴鉦鼓叫譟而行巨人長丈餘出水面

持金剛杵稍逼舟次衆齊聲誦觀音投經文乃沒老者曰此不宜夜泊盍入怪港指示篙師水迅急轉盼卽到夜深可泊港心風止月明老者令搏飯數百塊以待需索或問之曰第爲備勿問也二更有大舟峩然來欲相並亟擲飯與之且唾且罵彼人爭奪而食頃刻舟益多或出或沒擲飯如前時約四更始散去老者曰是皆覆舟鬼也視舟行月中無影若無以充其饑害吾人必矣天將曉張帆育進水氣腥穢大蟒千百出沒波間又浮至一高岍隆然如山多荆棘少

壯三數人登岸問途行四五里見長城橫亘不知藝極高四尺到一門兩巨人坐門下各以一手持衆髻挂於大木杪入門攜火盆出取一人投火中炙至焦黑分食之旣攜盆復入衆悉畏駭共議曰若再吾屬無噍類矣斷髮泔水疾馳至舟中急解維雖老者亦不知爲何處幸風便猶數月到家

此處為書中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可見其為多欄式排版的古籍。

閩海蠱毒記

宋 楊拙述 陶宗儀輯

福建諸州大抵皆有蠱毒而福之古田長溪為最其種有四一曰地蠱二曰金蠶蠱三曰蜈蚣蠱四曰蝦蟇蠱皆能變化隱見不常皆有雌雄其交合皆有定日近者數月遠者三年至期主家備禮迎降設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中交則獨浮其上乃以針眼刺取必于是日毒一人蓋陰陽化生之氣納諸人腹中托以孕育越宿則不能生故當日客至不暇恤其親

閩海蠱毒記

戚宗室必施之凡飲食藥餌皆可入特不置熱羹中
遇熱則消爛或無外人至則推本家一人承之藥初
入腹若無所覺積久則蠱生籍人氣血以活益久則
滋長廼食五臟曉夕痛楚不可忍惟啜百沸湯可暫
息須臾甚則叫呼宛轉巴刮床席臨絕之日眼耳鼻
口涌出虫數百形狀如一漬於水暴乾久而得水復
活人竟爲祟所拘不能托化翻受驅役於家如虎食
俵鬼然死者之尸雖火化而心肺獨存殆若蜂窠淳
熙二年古田人林紹先母黃氏遭毒垂盡遂云某年

若是中蠱當燒床簣照之必能自言黃氏遂云某年
某月日爲黃谷妻賴氏於某物內用其所事之神見
在谷房裡厨中紹先卽告集鄉保入谷家開厨得銀
珂領子五色線環玦及小木棋子兩面書五逆五順
四字盛以七孔合又針兩包各五十枚而十一枚無
眼率非尋常人家所用物既告官捕谷鞠訊則佯死
釋之則蘇類有鬼相助會稽余靖爲主簿府帖委治
此獄其奸態如在縣時靖無以爲計懼其幸免不勝
憤訶係于庭下礪刃斷其首貯以竹藍持詣府自効

府帥陳魏公具以狀具，詔提點刑獄謝師稷究實，謝與丞尉親到谷家，一蜈蚣甚大出現，謝曰：「此明證也。」攝賴氏還司自臨考之，三日獄具，亦論死。所謂順逆，棋子者降蠱之時，所用以下也。得順者客當之，逆者家當之。針之無眼者，以眼承藥，既用則去之。蓋所殺十一人矣。五色線，凡蠱喜食錦錦，不可得，乃以此代其銀珂領者，欲嫁禍移諸他處。寘道傍，冀見者取之也。谷之罪惡上通于天，余靖爲民去一鹵士大夫作詩歌者甚衆。嘉祐中，范兵部師道爲福州守，日揭一

方于石云：凡中蠱毒，無論年代遠近，但煮一鷄卵，插銀釵於內，併含之，約一食頃，取視釵卵俱黑，卽中毒也。其方用五倍子二兩，硫黃末一錢，甘草三寸一半，炮出火毒一半，生丁香、木香、麝香各十文，輕粉五文，糯米二十粒，共八味，入小砂瓶，內水十分，煎取其七候，藥面生皺皮爲熟，絹濾去滓，通口服。病人平正仰卧，令頭高，覺腹間有物衝心者，三卽不得動。若吐出，以桶盛之，如魚鱗之類，乃是惡物，吐罷飲茶一盞，瀉亦無妨。旋煮白粥補，忌生冷油膩酢醬，十日後復服。

解毒丸三兩丸又經旬日平復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福州猴王神記

宋 洪邁述 陶宗儀輯

福州永福縣能仁寺護山林神乃生縛獼猴以泥裹塑謂之猴王歲月滋久遂為居民妖崇寺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籬竹木自投於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於是祠者益眾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痊則召巫覡乘夜至寺前鳴鑼吹角目曰取攝寺眾聞之亦撞鐘擊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已日甚莫

之或改長老宗演聞而嘆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
既受報而乃橫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爲誦
梵語大悲呪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之身猴足血
汚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摯兩手抱稚女再拜
于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寃之痛今賴法力得解
脫生天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演從之且說偈曰
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原是
佛靈光洞耀照無邊聽偈已又拜而隱聞日啓其堂
施鎖三重蓋頃年曾爲巫者射中左腋以故常深閉

猴負小女如所覩乃碎之其部從三十餘人悉皆鳥
雀鷹鷂之類所爲也投之溪流其怪遂息

鳴鶴山記

宋 洪邁述 陶宗儀輯

明州慈谿縣鳴鶴村一山寺既結夏有老人約年七八十矣來寓食貨藥頗能愈病有錢不計多寡必盡買酒醉狂則歌舞終日頗類有道者與新戒一僧遊甚密朝出暮歸莫知所由同房老宿訝之屢語僧乃曰兄非厚善我我不告此老神仙也我有他生契常招我訪其師師隱處巖穴間旦夕偕羽化矣同房益訝焉戲言曰能許我同遊乎曰須同語老人若無仙

語或詰誤

分固不可也。明旦備禮扣請。老人曰：只汝兩人可耳。更勿廣引人。明當同往。至期呼換。僧襖短衣製行。深山隨峭壁捫蘿而上。足攝飛鳥。目眩神怖。幾不可登。半日許。昇碧崖。崖頂大松十餘株。偃蹇如龍蛇。仙曰：仙師所居近矣。老人先至松下。持片石仰崖扉。琤然如振金鐵。同房望松杪。見兩大鶴。雀長丈餘。掀舞直下。至崖間。則成羽衣道士。形風動。林葉乍離乍合。老人亦爲鶴雀。久之復故。心驚而不敢言。有頃傳呼曰：先生召進。抵崖扉前。有巨石屹立。二道士坐石上。鬚

眉皓然。老人目二僧致敬訖。乃命坐。注視移時。曰：皆可爲仙人。便當來服丹砂。且命暫歸寺沐浴。母令人知也。二僧稽謝而還。老人與同途到寺。已暮。同房欲驗情狀。乃邀坐寮中。置酒並席。潛起取匕首。搵老人胸曰：汝精怪也。吾向觀汝輩。在山中皆露真形。爲羽族。而反以上仙見給。謂我不識邪。老人驚悸不能對。遂被數刃。號呼仆地死。果大鶴雀也。新戒僧猶哀號曰：母傷老先生。久而方悟。衆聚觀。嗟異。明日率壯健者。遍山訪覓。故處蹤跡宛然。但不復見二道士。

韓奉議鸚歌傳

宋 何遠撰 陶宗儀問

王景原云有韓奉議者爲隴州通守家人得鸚歌忽
語家人曰鸚歌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歌一
往卽生死無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卽謂之曰我
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得曰鸚歌
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守藏身以
避鷹隼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饑渴爾家人卽啓
籠及與解所繫縹線且祝其好去鸚歌亦低首答曰

娘子懣更各自好將息莫憶鸚鵡歌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輩亦悵然者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投下文字始出州城困憇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視之卽有鸚鵡且頷忠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鵡也你到京師切記爲我傳語通判家眷鸚鵡已歸到鄉地甚快活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鸚鵡歌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黠及能

偵候何忠傳道其言爲可念者或未以爲信余曰昔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鵡歌新羅獻美女二人魏鄭公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歌猶自能言苦寒思歸况二女之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歸之又明皇時太真妃得白鸚鵡聰慧可愛妃每有燕遊必置之輦竿自隨一日鸚鵡低首愁慘太真呼問之云鸚鵡夜夢甚惡恐不免一死已而太真妃出後苑有飛鷹就輦攫之而去宮人多於金花紙上寫心經追薦之者此又能通曉夢事則其靈慧非止一鸚鵡

也

中山狼傳

宋 謝良撰 程羽文校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導前，嬖奚驟右，捷禽鷲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怒，唾手奮髯，援烏號之弓，挾蕭慎氏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遁。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卒然值之，惶不及避，狼顧而人言曰：先生豈相厄哉！昔隋侯救蛇而獲珠，蛇固弗靈。

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延殘喘。異時脫穎而出，先生之恩，大矣。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趙孟，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者之道，兼愛爲本。吾固當有以活汝也。遂出圖書，空囊橐。徐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虞蹙尾。三內之而未克，徘徊籌處。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惟先生速圖。乃跼躄其四足，索繩於先生，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縮蠖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入狼於囊，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

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不勝怒，拔劍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跪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于世，奔走四方，寔迷其途，又安能指迷于夫子也。然聞之大道，以多岐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尚以多岐而亡。今狼非羊比也。況中山之岐，可以亡狼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者乎。况田獵虞人之所有事也。今茲之失，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亦熟知夫狼矣。性貪而狼助

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也。又安敢
諱匿其踪跡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
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
子之去已遠、乃作聲囊中曰：先生可以留意矣。願先
生出我囊、解我縛、拔流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
出狼。狼出咆哮、謂先生曰：適爲趙人逐、其來甚遠。雖
先生生我、然饑餒特甚、使不食、亦終必亡而已矣。與
其餓死道路、爲烏爲食、毋寧斃於虞人之手、以俎豆
趙孟之堂也。先生旣墨者、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又

何吝一軀、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
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卻、擁蔽驢後。狼
逐之、便旋而走。自朝至於日中、曷狼終不能有加於
先生。先生亦極力爲之拒。遂至俱倦、隔驢喘息。先生
曰：狼負我、狼負我。狼曰：吾不獲食、汝不止、相持旣久、
日晷蔭移。先生心口私語曰：天色苟暮、狼若群至、吾
死矣。夫給狼曰：民俗爲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
而質之。苟謂我當食、我死且無憾。狼大喜、卽與偕行。
踰時、道無行人。狼饒甚、望見老樹、僵立路側、謂先生

中山狼傳 三
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爲汝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樹具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邪樹中轟轟有聲如人謂先生曰是當食汝且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不過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於今三十年矣老圃我食之老圃之妻子我食之外至賓客下至奴僕我食之又時復鬻我實於市以規利其有德於老圃甚腆今老矣不能歛華就實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以樗朽之材

當桑榆之景求免於主人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覲倖免乎言下狼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三老今值其一何遽見食邪復與偕行狼愈饒甚望見老特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向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又禽獸耳更何問焉狼曰第問之不問將啣汝矣先生不得已揖老特再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邪牛皺眉瞠目舐鼻張口向先生作人言曰是當食汝我頭角繭栗時勛力頗健老農鍾愛我使貳群牛從事於

中山狼傳
南畝既壯，群牛日以老憊。我都其事，老農出我駕車。先驅老農耕，我引犁效力。老農視我如左右手，一歲中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今欺我老弱，逐我於野，酸風射眸，寒日吊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步艱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瘡痍未差。邇聞老農將不利於我，其妻復妬，又朝夕進說其夫曰：牛之一身無棄物也。其肉可脯，皮可革，骨角可切磋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於礪以待乎？跡是觀之，我不知死所矣。

夫我有功老農，如是其大且久，尙將蒙禍，汝何德於狼？乃覬倖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母欲速，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愕且喜，舍狼而前，拜跪涕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趙人窘，幾死，求救於我，我生之。今反欲啣我，我力求不免，誓決三老。初逢老樹，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特，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是天未喪斯文也，願賜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

中山狼傳
聽命。丈人聞之，欲獻再三，以杖叩狼脛，勵聲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汝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艷然不悅，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初，先生救我，束縛我足，閉我囊中，我跼踖不敢息。又蔓辭以說簡子，語刺刺不能休，且詆毀我，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得不啞？」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亦羿有罪焉。先生不平，具道其囊狼之意。狼亦巧言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信也。嘗試囊之，我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先生囊縛如前，而狼未之知也。丈人附耳口，有七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七丈人，目先生使引七。摘狼，先生猶豫未忍。丈人撫掌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則仁矣。其如愚何？」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彭蠡小龍記

宋 王惲撰 陶宗儀輯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
王師南征有軍杖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卽有
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
軍杖耳王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
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乃蛇附一
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于洞庭未嘗踰洞庭
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希

致詔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
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
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
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
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奩中
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濕胭脂爛然有光穿一
剪綬花過其尾尚赤其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
又過一花復變爲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
紙旛脚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子
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楫間
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
此辨之

登西臺慟哭記

宋 謝翱撰 郝之璽閱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明年
別公章水湄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
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游今其詩
具在可考也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
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
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
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

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憇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南來。滄澗淖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

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今有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憇于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爲詩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于江。余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旣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余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

西臺悼哭言
茲遊亦良偉其爲文詞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余嘗
欲做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
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
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
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臯羽倜儻有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
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
禹窆間北鄉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夫
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

石歌招魂之詞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
悲也

邢仙傳

宋 王明清撰 陳繼儒閱

嘉祐末有一人携一巨魚入京師而能人言號曰海多銜耀於市井間豪右左戚爭先快覩亦常見至禁中由是纏頭賞齋所獲盈積常自聲一辭云海多風措被漁人下網打住將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放我歸去龍王傳語這裏思量爾千回萬度螃蟹最恓惶鮎魚尤憂慮李氏園作塲躍入池中不復可獲是歲黃河大決水入都門壞民室宇數百家已而昭

形仙傳
陵升遐、熙寧辛亥壬子、聞武侯事、忘其名、以供奉官
爲汾州管界巡檢、一日捕盜、入九嶷山、深歷巖洞、人
跡罕到、忽瞻絕嶺、路窮不可上、徘徊民舍、遙見嶺中
間有青煙一點、了然可辨、指示村民云、居常見之、但
不知何人取燎、樵夫牧子皆不能到、李識其處、歸以
告同姓李彥高者、李君業文志未就、嘗以養生不死
爲意、每聞有方士異人、必訪之、與游處去者、皆此類
恨未有得也、聞侯言頗喜、卽裹糧同行、詣之、至其所
則獨尋路、尋烟處、攀緣而上、忽得平地、有草堂三數

間、叩門入、見一老人燕坐其中、忽覩李君、驚相謂曰、
何爲至此、此非人跡可到也、李揖前叙、以久慕仙道、
聞所聞而來、老人笑揖、與之坐、李問老人姓名、吾唐
末人、因離亂避世、隱歷名山來此、亦三五十春秋矣、
姓邢名氏、不必問、因問李曰、吾避世久、不接人事、聞
今國號宋、不知天子姓氏、傳代幾葉、年號謂何、又指
前面二小池、仍有竹筒、作刻漏狀、曰、從來甲子日辰
吾盡知之、今日乃何日、所不知者、國姓年號耳、李因
盡告以熙寧天子姓名、傳序年月、仙老頷之而已、李

又同仙翁居此既久曾略下山乎曰從此凡三下山因叩以仙經道術曰此當修養自到難以口耳傳授但以脩身治性凡爲人倫慈愛忠信告之李糧盡乃歸又數日卽爲五日糧裹之而至復至其所其人笑喜問勞李遂留五日復叩之則告以吐納鍊養之事與坐語倦則援瑟鼓之則聲非世間之音李絕不能辨其曲操但覺草堂中如雷濤之聲既罷而餘韻不絕也左右凡四窻長几上文史如世間書李竊窺之皆墨字天篆古文間以朱字如刊正校讐者李皆不

曉糧盡又歸數日又携五日糧以往仙翁復笑延之如故漸無問矣李復叩之遂以內丹真訣因謂李曰吾以天上校對仙書自有程課不須復來恐妨吾事吾亦不久徙他處矣李問以窻間道書云此皆仙房所有天上書凡係仙籍者皆分校勘此吾所校已則歸之別給他書也因贈李十二詩臨行又書一絕皆天篆古文李初莫能識其後竟不往復莫知所之也李得詩凡與同志或吾徒中善隸篆者討尋十八年方盡十三篇遂以傳世李今在汾湘間頗有所得但

人無知者耳詩列其題云詩贈晚學李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蘇雲卿傳

宋 劉子翬撰 仲升較閱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
曰蘇翁披荆畚礫為圃藝植耘艾灌溉培壅皆有法
度雖極寒隆暑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
之器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
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履堅韞過革烏人爭質之以
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溉園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
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幣

蘇雲卿傳 一
帛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近聞
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
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屏
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揖之延入
室土銚竹几地無纖塵案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
自失默計此爲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
叩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
曰然客問德遠何如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
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因

出書幣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
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伺則扃戶闐然
排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
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
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子期與之共濟
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子罪曷鍼

山林人識不過人却與樵兒牧豎何異蘇翁一雙
法眼業已洞入張魏公腹中區區書幣官爵豈能
籠得它來

蘇雲卿字子雲，一字子雲，號雲卿，長安人。少有大志，不為舉子。年三十，舉進士，不中。後舉，中。授秘書郎，知制誥。雲卿性剛直，不畏權貴。嘗與宰相李德裕有隙，德裕欲殺之。雲卿曰：「臣死且不避，況殺乎？」德裕乃止。雲卿嘗曰：「吾嘗與宰相李德裕有隙，德裕欲殺之。雲卿曰：『臣死且不避，況殺乎？』德裕乃止。雲卿嘗曰：『吾嘗與宰相李德裕有隙，德裕欲殺之。雲卿曰：『臣死且不避，況殺乎？』德裕乃止。」

辛讜傳

宋 宋祈撰 仲震校閱

讜，雲京孫也。學詩書，能擊劍。重然諾，周人所急。初事李嶧，王錢穀性廉勁，遇事不處文法，皆與之合。罷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而慨然常有濟時意。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讜聞之，拏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慆素聞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為吾道夫子為人，何意臨教，吾無憂矣。」讜亦謂慆可共事，乃請還其妻子。決同慆生死。時賊張甚，眾皆南走，獨讜北行。讜未至。

三 謹傳
惛憂之。延樞知必來曰：謹至，可表爲判官。惛許諾。俄而至。惛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廼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口。謹曰：事棘矣。獨出以求援。乃與楊文播、李行實、戊夜踰淮坎岸，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袁公昇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謹拔劍瞑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乃逗遛不進，欲何爲？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塲。君尚能獨存，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劍直

前。厚本持之，公昇等僅免。謹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計付兵五百。謹曰：足矣。徧向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謹仆面于地，泣以謝衆。既叩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謹將斬之。衆爲請。謹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遽登已濟。惛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謹入人心，遂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蓮塘。惛欲遣人迎，勞諸吏，憚不敢出。謹往犒而還，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謹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請詣浙西。見審權，時皆

傳泗州已陷疑讜爲賊計因之讜引李嶧自明嶧時
爲大同防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
五千鹽粟具方淮路梗不得進讜引兵決斬賊六百
級乃克入城上謹叫悃與下迎泣表其功於朝授監
察御史圍凡十月廼解卒完一州初讜求救也過家
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累二十萬讜子及兄子客廣
陵託悃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惠也後以功第一拜
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方讜
之少耕于野有牛鬪衆畏奔踐讜直前兩持其角牛
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讜
然讜癯短才及中人後貴力亦少衰云

姚平仲小傳

宋 陸游撰 仲異按閱

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為子。年十八，與夏人戰，滅底河，斬獲甚眾，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

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卽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黍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

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鬢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書頗奇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爲白髮虎頭健兒化爲雞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它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

女之傳

洪燾傳

宋 王惲撰 陶宗儀輯

洪燾仲魯忠文公咨夔次子也嘉熙丁酉居憂天目山素有元章愛古之癖而山中所產亦秀潤不減太湖洞庭村僕駱老者專任梭抉之役會族叔璞假畚耜鋤斧將為築室用駱掌其事擇利鈍數事付之璞怒其輕已率其子慙共毆之至斃是歲中元日也洪公力與維持泯其事璞素獷持一邑短長邑令王衍婺州人惡其所為廉得之遂收璞父子及血屬於獄

洪燾傳

洪公亦以曾任調停例追逮良寤時王實叅遂守吳契家也亟往取援王爲宛轉趙憲崇暉改送餘杭縣獄具以主僕名分因鬪而死璞止從夏楚標僅編置贖銅而已明年戊戌中元洪公方奏廟忽覩駱老在側云近山雨後出數石巉秀可愛主人幸一觀之洪倉卒忘其死往從其行纔跬步間覺此身已在簷楹間稍至一土神廟便有四力士自廟中出挾之空行其去甚駛天昏昏如昧爽足下風濤澎湃聲可恐意非佳境反顧駱曰旣若此何不告我駱曰非死畧至

便可還也稍前一河甚濶方念無津梁可渡則此身已達彼岸又見數百人掩面趨右而去自此冥行如深夜忽黯黑中一山橫前有竅如月數百人皆自此而入心方疑異而身亦度竅矣到此足方履地旣前復有一河污濁特甚僧尼道俗汨沒其間至此方悟爲入冥心甚悲恐稍前頗有一人居蕭疎殊甚又前有宮室軒敞巍聳四垂簾幙庭下列緋綠人獄卒甚衆儼如人間大官府初無所謂阿旁牛頭也右廡絕昏黑隱隱見荷杖箠楚者甚苦其外小庭中一黑蟒

大與庭等仰視一燈悲鳴無度洪所立左廡則微明若欲曙時微聞其旁喃喃若誦經聲洪平日不喜此方窘懼中亦慢隨其聲誦之庭中人怒起立怒視而殿上簾盡捲有綠衣者出坐東向緋衣者坐西向最後金紫人居中庭下綠衣吏抱文書而上高唱云洪某枉法行財罪當死洪甚懼不覺身已立庭下漫答曰爲叔解紛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間譁詞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辭然有三說璞叔也駱僕也不忍以僕故至叔于辟一也駱無子妻貧老無以養使璞

資之以終其身二也且駱妻自謂一經檢驗求失人身意自不欲非強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曰爲叔解紛初非枉法此說有理可供狀來便有紙筆在前直書其說以呈金紫人怒方霽曰可與駱氏立後且命綠衣導之以回轉盼間駱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扣綠衣所見大蟒爲何物厲聲答云此開邊喜殺之人也稍前見數十百人持騾馬皮而來又扣之曰此受生回也又見獄吏持刀劍驅百餘人自西而來其中有洪氏族長爲僧者曰燁闍黎亦在焉方疑之燁

忽呼曰三十哥

仲魯弟行

安得在此為驅卒擊其首粉碎

回視之仍完復矣因扣綠衣云人間何事最善綠衣

舉手加額曰善哉問忠孝為先繼絕次之或謂其說

尚多因問金紫者何人拱手對曰商公飛卿

字翬竹熙淳間

從官復問平生食祿遂於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

其字如蚊不能盡閱後註云合叅知政事以某年月

日姦室女某人某日為某事降祕閣修撰轉運副使

洪悚然淚下曰奈何綠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

人間人任池州司戶溺死陰間錄其正直得職於此

稍前至大溪有橋如魚網心疑其異而身已度矣又

前溪益大綠衣人推墮之恍然而寤則死已三日矣

妻子環立於傍特以心微煖口尚動未就殮耳後一

歲璞亦入冥覺身墮鉄網中見鄰院僧行昭立庭下

主者詰責曰汝為僧乃專以殺生為事何邪昭曰殺

生者乃屠者黃四某不過與之庖饌耳亟問黃四無

異辭乃訊足二十而去方窘懼間忽轉呼覩天判官

決獄視之則忠文公也璞號求救公曰汝殺人何所

逃罪然未應爾也恍然身已出網外而甦後行昭以

營橋立積木上敗足呻吟痛楚者三歲而殂璞亦未
幾死後洪公於庚申歲首以祕撰兩浙漕召憶向見
心甚恐後亦無他官至文昌端明殿學士晚雖亂亂
然竟享上壽而終豈非力行好事所致乎此事洪公
嘗入梓以示人余向於先子侍傍親聞伯魯尚書言
甚詳後會其猶子憲使起畏又立復詢顛末書之

朱冲傳

宋 趙彥衛撰 陶宗儀輯

朱勔之父朱冲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
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一日至虎丘主僧聽其聲甚
驚出觀之但見憇於廡下延之設茶語以它日必貴
自是主僧頗周給之其子勔有幹材蔡大師憇平江
冲攜以見蔡因得出入門下被使令再入相京屬童
貫以軍功補官遂取吳中水窠以進并以工巧之物
輸上方就平江爲應奉局百工技藝皆役之間以金

朱冲傳

珠爲噐分遺後宮宮人皆德之譽言日聞遂取太湖
巧石大者尋丈皆運至闕下又令發運司津置謂之
花石綱劭與其子汝賢得以自恣每還吳中輒稱降
御香張錦帆郡縣官鼓吹以迎之劭所衣錦袍云徽
宗嘗以手撫之繡御手於袍上宣和乙巳秋降香過
泗州官吏迎見汝賢傳旨揮到城中相見及至亭通
名又云承宣歇息久之再通曰睡着矣是冬金人入
寇劭父子以小舟東下不敢見人人亦不往見旬日
間京師權貴與內侍來者頗多徃徃衣皂衫行於市

又數日云上皇已在發運衙人初不信但見坐船一
泊於河步緋幕張於船前問之果然又數日軍馬方
至街上皂衣人益多所聞貴倖皆在焉童貫亦坐帳
中續又問高球於南山把隘徽宗幸發運衙城上亭
觀漁又旬日始移幸浙中都人下者愈衆方知虜已
逼城南京遣兵來侍衛虜退師以上皇還京師徃來
皆親至泗州塔下燒香施僧伽鉢盂袈裟至親著於
僧伽之身初普照寺太平爲神霄宮至是御筆畫圖
以半還之寺僧皆歡喜鼓舞上皇初至已將寺之緊

要屋退還及回所還益多道流盡折去窗戶之屬及再還併所折悉取去道流禡氣矣靖康初勔等始被行遣籍入其家云

王實之傳

宋 周密撰 陶宗儀輯

庚子辛丑歲先君子佐閩漕幕時方壺山大踪爲漕渠轄王邁實之與方爲年家氣誼相好用此實之留富沙之日多而壺山資給亦良厚然亦僅資一時飲博之費耳籍中有吳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燕集大合樂于公廳吳方舞遍實之被酒直造舞筵携之遂徑去旁若無人一座爲之愕然壺山起謝曰此吾狂友王實之也時以爲奇事實之莆人登甲科甚有

王實之傳
文名落魄不羈爲正字日因輪對及故相擅權理宗
宣諭曰姑置衛王之事邁卽抗聲曰陛下
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
曰此狂生也邁後歸里自稱勅賜狂生嘗有詩云未
知歿所先期歿自笑狂生老更狂又賦沁園春云狂
如此更狂狂不已押赴瓊崖同時合沙人紫巖潘枋
庭堅亦以豪俠聞與實之不相下庭堅初名公筠後
以詔歲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爲
枋殿試第三人跌宕不羈傲侮一世爲福建帥司機

宜文字日醉騎黃犢歌離騷於市人以為仙嘗約同
社友劇飲於南雪亭梅花下衣皆白旣而盡去寬衣
脫帽呼嘯酒酣客散則衣間各濃墨大書一詩於上
矣衆皆不能堪居無何同社復置酒瀑泉酒行令曰
有能以瀑泉灌頂而吟不絕口者衆拜之庭堅被酒
豪甚竟脫巾髮髻裸立流泉之衝且高唱濯纓之章
衆因謬爲驚歎羅拜以爲不可及且舉詩禪問答以
困之潘氣畧不懾應對如流然寒氣已深入經絡間
矣歸卽卧病而殂旣不得年又以戲笑作癖不自貴

重聞者惜之。庭堅才高氣勁，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
忘。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古樂府。年六七歲時，嘗和
人詩云：竹纔生便直，梅到歿猶香。識者已知其不永。
其論巴陵一疏，至今人能誦之。以此終身坎壈焉。劉
潛志其墓云：公論如元氣，今入人之肝脾，有一時之
榮辱，今有千載之是非。昔在有周，今觀孟津之師，於
扣馬之諫，今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今不能止。
一士之異，嗚呼！此所謂世教。今所謂民彝，正謂此也。
余少侍先君子，皆嘗識之。轉眼今五十年矣。

